

“治愈系”

悬爱小说代言人

小北

诚挚之作

小北

著

亲爱的 耶路撒冷

审判前夜，绞刑架前
当全世界都不相信你的时候
他还站在身后

Ego精神病院院长

搭档

战地女记者

从耶路撒冷到内盖夫荒漠，从无人区到加沙

一场荆棘遍布的追凶之旅
一条关于爱与信仰的救赎之路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亲爱的 耶路撒冷

小北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亲爱的耶路撒冷 / 小北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594-0998-0

I. ①亲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07959号

书 名 亲爱的耶路撒冷
作 者 小 北
策 划 出 品 九志天达
责 任 编 辑 姚 丽
策 划 编 辑 除 夕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金泰源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260千字
印 张 10.75
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0998-0
定 价 3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001_ 第一章 杀人凶手与心理医生
039_ 第二章 消失的人质
073_ 第三章 沙漠深处
097_ 第四章 驼队
135_ 第五章 天国之路
169_ 第六章 羔羊
203_ 第七章 另一个凶手
245_ 第八章 北回归线
273_ 第九章 墓园
333_ 尾 声 在耶路撒冷

第一章

杀人凶手与心理医生

时间恰是二月末，与仍裹在冬大衣里的莫斯科相比，耶路撒冷已是春意盎然。

市郊区的一处半山腰，米色的晨阳照耀着林间，将林子切割成整齐的块状，享誉世界的Ego精神病院就坐落在这满山松柏之间。山间的阳光格外干净、纯粹，白色的楼院连成一片，遗世独立，透过那小小的玻璃方格落入住院部大楼。

世界安静得像是停止了转动。

结束几个小时的抢救、安置，贺维安终于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出来。他并没有急着离开，而是在室外望着那个病房内呼吸微弱的女人，僵硬地站着。他的脸被口罩遮着，看不出情绪，唯一露在外面的那双眼睛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。

贺维安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合眼了。自从警方再一次搜索到姜离身上的信号，他就没有一刻松懈过，生怕自己一个不留意，姜离被找到的消息就化为泡沫。

六个月前，耶路撒冷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事件。几十名群众在爆炸中不幸遇难，犯罪分子在撤离的过程中劫持了包括姜离在内的十一名人质。三个月前，耶路撒冷警方检测到姜离随身携带的追踪器信号。然而，当他们赶到信号发射地时，早已人去楼空。姜离等人从此下落不明……直到四天前，耶路撒冷警方再次检测到追踪器信号……贺维安僵硬地望着病床上的人，想她身上那些密密麻麻、如同蜈蚣般的伤口，用力地攥紧了拳头。他不敢去细想这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姜离都经历了些什么可怕的事。他只能感谢她能回来，能活着回来。

从住院部出来，贺维安没有回去休息，而是直接穿过偌大的Ego，来到一座两层的白色小楼前。他敲了敲门，不过两秒，房门就自动打开了。白楼里面是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装修风格，古典气息浓郁，层层叠叠的暗色窗帘严严实实地阻挡了屋外的光线，导致正厅墙壁上的名画中的人物表情非常诡异恐怖。暗沉的客厅沙发里坐着一个男人，电视里正播放着今天的最新报道。

“本市的恐怖袭击案中的漏网之鱼已经被尽数逮捕，被挟持的人质也已成功获救……”

尽数逮捕？成功获救？贺维安冷笑出声。

沙发里的男人却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，直到主持人的声音停了，他才轻飘飘地嚷嚷道：“真无聊……”

无聊你还看得那么认真？贺维安十分无语。不等他开口，男人已经舒展了下胳膊，问：“手术结束了？”

贺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点点头：“结束了。”

沙发里的男人回过头来，一张脸棱角分明。他眼神清冷，只看了贺维安一眼，脸色立刻沉下来，满脸嫌弃地说：“你最好恢复以前的模样，不然我们很难再做朋友。”说完，他像躲避瘟神一样最大限度地远离了贺维安。这也是基于贺维安和他的关系非同一般，才没有被无情地赶出去。不过这么看来的话，他们两人成为朋友的前提也是肤浅了。贺维安哑然失笑，无奈地摸了摸下巴上的胡楂，说道：“梁以泽，你这过分严重的洁癖症什么时候能改改？”

梁以泽瞥了他一眼，显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他伸出两只手指夹起一张A4纸，抖了抖，道：“还有，我这里是精神病院，不是社会救助中心。”

他手中的A4纸，是一份耶路撒冷事件中被挟持人质的人员名单，

也是昨天贺维安带来的病人名单。他们已经经过了专业的心理素质测试，但遗憾的是，测试结果显示，这群人除了有一些创伤后遗症外，正常的完全提不起他半点兴趣！

贺维安敛起眉，似乎是在斟酌该怎么开口。

梁以泽看着那张纸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被挟持人质总共十一人，救出来的却只有九人，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与其余两人有关的任何消息。虽然我很乐意祈祷他们俩没有死，但是那似乎不太可能……被营救出来的九名人质里，其余八人受伤有轻有重，但都不致命，只有你的朋友命悬一线，”他顿了下，看向贺维安，“这种时候，你却选择放弃去专业的外科医院，而是来设备不足的Ego为她治疗，请给我一个理由？”

贺维安惊讶道：“你是怎么知道有两名……这件事没有对外公布……”

梁以泽以食指敲了敲那张A4纸——新闻报道中提到十一名人质成功获救，而来接受心理测试的人质却只有九人。

果然瞒不了这人……贺维安按了按眉心，抬起脸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，说：“她叫姜离，是一名战地记者。”

听到对方所从事的职业，梁以泽挑了挑眉，显然有些意外。

贺维安继续说道：“四天前，根据姜离追踪器发出的信号，我们在汗尤尼斯的山里找到了她们。但是，包括姜离在内的十一名被挟持人质中，有两名女子，爱丽莎和蒂娜不见了，我们连尸骨都没找到。当时，在现场，被抓捕的恐怖分子余党和另外八名人质都声称，爱丽莎和蒂娜已经死了，被姜离用水果刀割断了颈动脉，失血致死。”

梁以泽的目光落在人质名单上，问：“现场？”

“保存完整。”贺维安答道。再度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让他眼里

闪过一丝痛意。他们找到姜离的时候，她整个人都浸泡在血水中，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全是触目惊心的伤口。

梁以泽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物证呢？”

贺维安的脸色明显又沉下去，低声道：“那把水果刀在现场找到了，刀柄上的指纹确属于姜离，上面残留的血迹也与失踪的那两个女孩儿的DNA相符，没有任何伪造过的痕迹。不仅如此，”他顿了一下，下颌紧绷，“化验还显示，浸泡着姜离的血水除了一小部分来自她自己，剩下的……全部属于爱丽丝和蒂娜。”人证、物证俱全，她要摆脱嫌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若非如此棘手，他也不会对外宣称姜离患有精神疾病，需要先送到Ego精神病院进行治疗。想到这儿，贺维安又看了离他远远的男人一眼——梁以泽曾协助美国FBI侦破过重大凶杀案，如果他同意帮忙，姜离涉嫌杀人案也许还有一线转机。

梁以泽拉了个椅子出来坐在桌前，食指一下一下有规律地敲打着桌面。贺维安见他不说话，语气有些焦急：“以泽，我想你应该知道我送她来Ego的目的……”

“当然，你的目的显而易见。”梁以泽挑了挑眉，摇了摇手指，“但是，我对嫌疑犯不感兴趣，我的智慧和时间不是用来做这些无聊的事的。”

贺维安再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截了当地拒绝，皱眉道：“以泽，之前美国的‘芝加哥杀手’，你也插手了不是吗？”

“那是因为史派克他有病。”提起这个案子，梁以泽明显有些兴奋，漆黑的眸子里闪着光，“抑郁症、精神分裂症、麻痹性痴呆症综合下的犯罪，多有诱惑力！”

对于他只研究和剖析患有罕见精神疾病患者这件事，贺维安也十分无奈，但是在耶路撒冷，能帮姜离洗脱嫌疑的人只有他了。想到这

人，他朝他走了一步，他却快速地移向沙发的另一边，漆黑的眼睛平静地盯着他：“停住你的脚步！让你的细菌离我远一点！谢谢！”

贺维安被他说的心理一堵，心里的不痛快马上就要爆发了！要不是看在他们认识这么多年的份儿上，干脆绝交吧！绝交吧！

强烈忍耐住要掐死他的欲望，贺维安无奈地脱了脏兮兮的手术服，咬牙道：“也不知道将来谁能受得了你。”他将脱下来的手术服扔在一边，走近了两步，仍旧试图说服他帮忙，“以泽，我认识姜离四年，她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这些年，她一直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，挨过苦、受过伤，还因为报道中的一些言论被恐怖组织发过恐吓信函，也被寄过死人肢体。可即使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，她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。这次她为了救这些人才被犯罪分子挟持的，又怎么会对她们下杀手？这是绝不可能的！”

他说得掷地有声，梁以泽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好，那你认为，犯罪分子余党和其余八名人质同时诬陷她的理由是什么？”

贺维安顿时像被人掐住了要害，无言以对。他知道梁以泽说的正是问题的关键。姜离这个案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犯罪分子与受害人质同时同词指认，即便有可能性，可他们的动机呢？

梁以泽瞥了一脸丧气的贺维安一眼，耸了耸肩，又云淡风轻地对他说：“不过，如果她醒来后精神真的不正常的话，我倒是不介意帮忙。”

连着下了几天雨，整座城市仿佛在雨水中泡霉了，到处是阴冷潮湿的气息。

在那场暴动中差点丧命的人质姜离已经入院观察半月有余了，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，就是迟迟不见转醒。护士做完一天中的最

后一次检查，离开前又看了眼她皮包骨似的身体和干扁的脸颊，无声地叹了口气，转身出门。就在房门合上的瞬间，床上女人的手指忽然动了动，似乎预示着什么，她的另一只手也不约而同地动了下。

窗外一阵冷风吹过，混杂着雨珠，打湿了洁白的窗帘。

躺在床上的女人眼睛慢慢地睁开一条缝，许是不适应房间里的光线，她试了好几次，才完全睁开眼睛。涣散的目光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。许久之后，她微微动了动脖子，缓慢地打量着房间里的一切。

这是……哪里？

她又躺了一会儿，才撑着床慢慢坐起来。下地时不小心碰到了右腿上的伤口，一阵撕裂般的痛传来，让她险些疼昏过去。好不容易挨过那阵剧痛，她小心翼翼地挪到窗边。

窗外的不远处矗立着一座孤零零的古堡，一道闪电划过，古堡的面目看得一清二楚，古旧、阴郁，像是恐怖电影中出现的荒凉、偏僻的场景，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姜离蹙起了眉。她这是在哪里？是获救了？还是另一段噩梦的开始？

怀着满腹疑惑，她扶着墙壁小心地向外走去。

房门没有上锁。

幽暗的走廊很寂静，没有开灯，空洞洞的。她站了一会儿，正准备走过去，走廊的一侧突然响起“咣当咣当”的撞击声。姜离心里一惊，扭头看过去才发现，原来是风雨渐大，将玻璃窗吹开，撞在了窗棂上。她悬着的心还没有落下，走廊里突然又响起脚步声，一声又一声，仿佛是踏在她的心上。她寻着声音看过去，一道黑乎乎的身影正背对着她向走廊的尽头走去。

大概是察觉到了她的目光，那人停住，然后猛地转过身来，手电筒散发出的刺眼光芒直射她的眼睛。她下意识地抬起手臂挡住。对面

那人却没多做停留，似乎是看了她一眼，又回头继续往前走了。

脚步声渐渐消失，姜离这才慢慢放下手臂。黑暗中，她那双蒙了雾般的眼睛里布满了震惊——就在刚才，手电筒的光芒照过来的那一刹那，她看到了贴在走廊墙壁上的示意图，那上面“Ego精神病院住院部”几个大字挑衅般地跳进她的视线。

窗外狂风大作，闪电惊现，映衬出她苍白的脸。姜离眼前不断回想着她刚刚看到的字，心中极其不安。

Ego精神病院！竟然是Ego精神病院！

这是一家几十年前就在耶路撒冷建立，并在此后的几十余年间，被国际人道主义支持，发展成为耶路撒冷最大规模，同时也最具有危险性的国际性精神治疗机构。没想到她竟然在这儿，不过这样说的话，她们应该是得救了，可是那又是谁把她送来的？其他人呢？

姜离脑海中转过无数个念头，她慌忙地看了一眼四周，发现走廊尽头的门缝里有光流泻出来。她想了想，朝那边走去。

因为腿上有伤，她走得十分费力，到了走廊尽头已经满头大汗。她看了一眼，发现房门是虚掩着的。她伸手推了下，房门吱吱呀呀，缓慢地开了。

与阴暗的走廊相比，房间里一片明亮。宽敞的客厅左侧是四米高的木制书架，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书籍，右侧放着一排沙发，里面坐着一个中年阿拉伯男子，低着头一直在碎碎念，即使她进来，他也没留意到。

姜离往前走了两步，用阿拉伯语和他打个招呼：“先生，你好，我叫姜离。请问，这一层里除了我们没有其他人了吗？”

男人恍若未闻。

姜离轻轻蹙了蹙眉，难道是听力有问题？她朝四周看了看，目光

却陡然顿住。房间的另一侧也摆放着一架书籍，而书架的角落正站着
一个年轻的东方男子，她刚刚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沙发里的中年男子
身上，以至于没留意到房间里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。这人轮廓英挺，
身材修长，穿着白大褂，里面的黑色衬衣衣领露出来一截，看着格外
的有气势。他站在原地，目光缓慢却毫无停滞地将她打量了个遍，然
后，平静地移开视线，拿着一本书在书桌前坐下来。

姜离这才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些突兀了，赶忙向他道歉：“不好
意思，我……”

“坐。”他的嗓音低沉且清润，不过这冷不丁的一个字令姜离愣
了愣，没动。男人又看了她一眼，见她还站着不动，好看的眼睛微微
眯起。

不知怎么的，姜离觉得他这一看，并不怎么友好。

她赶紧在沙发的另一角坐下来。

刚刚一直碎碎念的中年男子突然抬起头急切地对年轻男人说着什
么，他的语速很快，姜离勉强可以翻译过来他说的内容。

“梁医生，您一定要帮帮我。”

梁医生？姜离心里一凛。姓梁、Ego、医生、中国人，这几个元素组
合起来，在耶路撒冷只能指一个人——Ego精神病院现任院长，梁以泽。

姜离惊讶地看向他，脑海里开始搜索她在耶路撒冷这四年来，听
到的与这位医生有关的信息。

梁以泽，毕业于德国马尔堡大学，是当今最年轻的心理学和临床
心理学、精神病学专家，专攻罕见心理和精神疾病，在这两个领域的
治愈率令人惊叹不已。据说美国FBI曾多次邀请他对于顽固罪犯进行治
疗，也因为他的插手，许多因患有精神疾病而被免责的犯罪分子最终
病愈，不得不接受审判……没想到能在这么巧合的情况下见到这位传

奇人物，姜离心中感叹。不过，这位梁医生看起来倒是和传闻中他古怪的行事作风全然不符，看起来竟是如此的年轻俊秀，要知道在这之前，她想象中的梁院长是一个容颜奇特的世外怪人……

梁以泽翻开书，一页一页地看起来。直到中年男子说完，他才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“很简单，你可以搬去地中海。”

中年男子愣了一下，而后兴奋地站起来，叫道：“谢谢梁医生，你的建议很有道理！我回去就搬家！”

梁以泽不冷不热地“嗯”了声，中年男子也不介意，再一次道谢过后才离开。姜离看着他快步出去，心想：“这就结束了？”正这样想着，脑后突然感受到一阵极有压迫力的视线，姜离忙转过头去，正对上梁以泽带着几分探究的眼睛。

姜离被他看得有些奇怪，正准备说点什么，他又低下头，翻了一页书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他患有妄想症，自从看了热胀冷缩原理之后，一直觉得空气也会膨胀，为此十分不安，担心被他呼入的空气会在体内爆炸，所以他不敢回家，要在深夜才敢出门，总是不自觉地憋气，身体也出了问题。”

姜离一愣，随后失笑。怪不得梁以泽建议他搬去地中海，要是病人的问题是这样的话，他的解决办法虽然听着有些奇葩，但是，对于患者来说，却是最有效的方式。

“另辟蹊径。”她由衷地赞叹。

梁以泽翻着那本厚厚的书，不再看她，也不说话了。对话突然就终结，让姜离觉得有些尴尬，她刚要开口询问，走廊里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贺维安已经推开门走了进来。他喘着粗气，神色紧张，在看到她的那一刻才松懈下来。

“维安？”姜离没料到他也会在这里。不过转念一想，Ego、维

安，这说明她昏迷以后确实是获救了。

“嗯。”贺维安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我在病房里没有看见你就出来找找，还好还好……对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”

出乎意料的是，姜离还没说话，梁以泽突然开口：“就目前而言，她的精神状态非比寻常地正常。”语气冷冽，甚至隐隐有一丝不满。

姜离不明所以，贺维安扭头看了他一眼，大步走过去“啪”的一下合上他的书：“她是我朋友！你就不能对我朋友友好一点？”

——这人瞧不上正常人的臭毛病真是能气死人！

梁以泽向后靠在椅子上，双臂环胸，脸上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。半晌，他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姜离，微微一笑，“就因为她是你朋友，我才没有把她赶出去。”

贺维安气极反笑：“那还真是荣幸之至！”

梁以泽随意地摆摆手：“不用客气。”

贺维安无语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带着姜离回了病房，边走边向她解释了她在Ego的原因——暴乱受害者都需要进行长期的心理疏导，她也一样，所以综合考虑，她就被一并送到Ego进行治疗。

这个理由乍一听没什么问题，可是细思却有些说不通。姜离一肚子疑问未解，却没有追问，不动声色地接受贺维安给她安排的检查。

除了腿上的伤口，姜离身上的其他伤口都开始慢慢愈合，但这次暴乱对她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。看着姜离宽大的病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偶尔露出来的手腕的疤痕，还有苍白发青的脸色……贺维安强迫自己不去想半个月前警方刚找到她时的样子，可是他不忍的眼神还是泄露了他的情绪。姜离赶忙对他笑了笑：“你啊，就别担心了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”

贺维安抬头看着她没有血色的脸颊，目光渐深，揉了揉她的长

发，“以后别老往前冲，你一女孩子，躲在别人身后也没什么。再发生一次这样的事，我可不知道还能不能救回你了。”

姜离知道他是在后怕，忙道：“知道了知道了，贺大医生。”

姜离在来到这里的那天起就认识贺维安了。那还是四年前，她刚刚毕业，第一次上战场，第一次直观地面对战争、面对暴动。在那一次暴动中，她被子弹击中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，很快就被送到维和部队临时搭建的救治点，而那次的医疗组组长就是贺维安。

贺维安医术精湛，在与死神每一次的搏斗中，他总能挽救患者的生命。

这些年，贺维安就像温暖的邻家大哥哥般照顾着她，帮助着她。如果不是他，她大概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

这次也是。

检查完后，贺维安把姜离送回病房，他推着姜离走在楼道模糊的灯光下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心中渐渐不安起来。这时候，耳边突然传来姜离的声音。

“维安，警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其他人都没事吧？”

贺维安微怔，脚步一顿，忙低下头安抚道：“其他人也没事，你别担心。”

姜离对他微微一笑：“那就好，我的追踪器被他们发现了，昏过去之前我还以为这一次逃不过了。”

贺维安手一僵，尽量稳住自己的声音，问道：“小离，你的追踪器是什么时候被发现的？”

姜离右腿下意识地蜷缩了下——刀子生生刺入骨肉的剧痛如巨浪般席卷而来，连同一些模糊的画面，只是她还没来得及捕捉，就已经消失在了脑海里。姜离不确定地说：“应该……是我们被抓三个月

后。他们想利用我们为新研究的药物做实验。我想通知你们，但是被发现了，”她大腿上的剐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的，“我记得我晕了过去，醒来后就在这里了。”姜离见贺维安的脸色越来越差，不安地问他：“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妥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贺维安调整了呼吸，强笑道：“你刚醒来，先不要想那么多，养好身体再说。”

姜离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。她今天刚醒来，撑到这会儿，身上那些伤口又开始疼起来。贺维安送她回病房，请护士为她重新换了药后，她躺下来没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

只是这一觉她睡得并不安稳。

不知是不是和贺维安提起她被挟持的日子的缘故，睡梦中的她置身于一个密闭的三棱空间之中，周围一片漆黑，唯有四周通亮的镜面反射出一张张诡异的、神态各异的脸。她被困在那里，好像永远走不出去一样。

次日清晨，雨势仍不见减。Ego的工作人员出行不便，都在抱怨，不知道这场初春的阴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

姜离从噩梦中醒过来的时候，全身已经汗湿，她挣扎着坐起来，感觉一阵口渴，就起来倒了杯水给自己。当热气腾腾的水下肚，她总算平复了心情。放下水杯，环视一周，姜离突然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，想起昨晚隐约看到的精神病院大楼模糊的影子，她慢慢走到窗边，拉开了窗帘。茫茫雨雾中，灰色、幽暗的精神病院大楼的模样已经十分清晰，它矗立在一片荒凉之中，远远地看过去，像一幅阴郁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。

姜离的心里渐渐涌起一股异样、窒闷的感觉，如同那场醒不来的